TA157/26(1)
9163/4133(1)

經學不厭精

卷一上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4 1958

經學不厭精

哈佛燕京圖書館

光緒二十
二年丙申
上海美華
書館擺印

經學不厭精序

自來講經學者、代不乏人、非陳陳相因、卽各逞臆見、閱年旣久、積書日多、後學之不知講求者無論矣、一二有志之士、思尋求而搜討之、每苦目眩心迷、難衷一是、此孔子所以有删書之舉、孟子所以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也、予來中土、垂三十年、見夫談經之家、紛紛聚訟、其有事祗一事、而言不一言者、所在皆是、孰從而知其眞贋、爰讀宣尼食不厭精一語、而不禁慨乎言之者、食所以養身也、學所以養心也、食不精不足以養身、學不

坦野藏書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精不足以養心、理實同也、譬之於禾、其始植也、耘之耔之、恐似苗之草以亂之也、其成穀也、杵之臼之、去糠粃以成米也、又復臨炊之際、水以濯之、手以摩之、淘汰旣精、而後可適於口而充於腸、其於學也、何獨不然、童蒙入塾、猶始苗也、朝夕誦讀、猶耘耔也、學業甫就、猶成穀也、去僞崇眞、猶杵臼也、研究校勘、猶濯摩也、考訂旣實、而後可明其體而達其用、非然者、泛濫羣籍、不知口誦心維、何殊以連糠帶粃之米、狂噬大嚼、粗礪之氣、令人不可向邇、學經何爲哉、予涉獵經史、非敢謂突過前人、

惟念初學入門、宜有根據、捃摭舊文、自有新得、否則無根之木、求其華繁、無源之水、求其流遠、無是理也、夫古人讀書、期於實踐、後世士子、爭趨捷徑、習爲空疎影響之談、讀書之道、遂不可問、故是書大旨、統分五端、首資考据、見羣經之源流、次說理原、見萬殊之一本、次多援引、見曲證而旁通、次采史言、見時事之核實、終言功效、見浮僞之宜删、艮以中人子弟、不盡有力讀書、博覽旁求、殊非易易、且與其由博返約、費搜羅採輯之功、孰若由約及博、得條理分明之效、因將羣經原委、及史子家

之言有徵實者、畧爲輯述、俾初學得窺門徑、易於遵循、名之曰不厭精、倩滬上顧仲涵茂才、襄我成之、見區區作書之意也、（中國書籍繁散未能悉爲搜聚擷其精華以導來學此殆九牛之一毫耳）書共五卷、此卷首出、是其一也、二三四五卷、容俟續成、以公同好、並請海內鴻博君子、匡我未逮、則幸甚矣、將付手民、爲弁數言於首、

光緒二十有二年歲次丙申孟夏德國花之安自序

經學不厭精總目

卷一
十三經考證
卷二
十三經旁考
卷三
十三經考理
卷四
十三經證史
卷五

十三經近效

經學不厭精第一卷

十三經考證上 卷凡十二章

一原字說
二書籍制度
三書籍八大散亡
四經數次序
五今時所習諸經之文非當年舊本
六石經條據
七諸經所據各本
八校讎之學

九諸經逸文 附引用諸書撰人
十經傳
十一經緯
十二爲學各樹門戶

下卷 凡十一章

一易學源流
二書學源流
三詩學源流
四春秋三傳源流
五三禮源流

六爾雅源流
七孝經源流
八論語源流
九學庸源流
十孟子源流
十一經書善本

倉頡造字之始

經學不厭精第一卷

十三經考證上凡十二章

一原字說

一上古之字 二說文解字 三反切字典 ○ 第一段上古 一倉頡造字之始 二史籀 三六書 第二段說文 一說文緣始 二述三倉 三說文不盡以小篆爲宗 四說文有可駁處 五通訓定聲一書爲說文善本 六說文引經之例 七說文引經亦有歧出 八引經異字 第三段字典 一論音聲 二說文以下字書善本 三康熙字典 四文法

一經者、典也、常言也、上古之世、草昧未啟、既不聞有讀書之人、並不見有讀書之事、結繩而治、初無文字之可通、何有於經、傳者謂苞羲仰觀俯察、遂造八卦、而治上下、實開作字之原、然卦畫可考、總不若字之可以通物類情也、黃帝史官、沮誦倉頡、見鳥獸蹄迹、有可分理而識、遂悟其理、而爲書契、夫鳥獸蹄迹、與字理何關、乃曰

史籀

創爲書契、意者、圖其迹象、分形而記之、俾人知所區別、初不若今時之字也、

周宣王時、太史籀、（太史官名籀人名）著大篆十五篇、古與文或異、（古文周以前之字也）後人省其文曰史籀、又以大篆名之者、所以上別倉頡之舊文、下別李斯（見下）之小篆耳、然籀文今卽有存、鮮人能辨、蓋專其學者少也、

六書

迨周禮有六書（書字也）之名、字學於是乎稍備、一曰象形、如日月之字、象日月形體爲之、二曰指事、如上下之類、在上爲丄、在下爲丅、三曰會意、如王信之類、一貫三爲王、人言爲信、四曰諧聲、如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

聲、五曰轉註、如考老之類、文意相受、左右相註、六曰假借、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等是也、秦始皇初兼天下、李斯爲相、欲令戰國之圖籍、歸於一致、乃取史籀大篆而省改之、別爲小篆、又有以秦篆目之者、因斯爲秦相故也、秦燒後、舊經云滅、初有隸書、蔡邕（漢字伯喈）聖皇篇云、程邈（周秦人）删古立隸文、是隸書爲程邈所作、自此而降、篆意寖失矣、

二　今所賴以見制字之源者、惟漢許叔重、愼所著之說文而已、夫字之大要、不外乎形聲意義、中古之世、未創字譜、除象形以外、諧聲等學、尚未講求、叔重始審形辨

聲、各從其類、編爲字譜、雖字數不多、而後之學者、得所援據、類而推之、迄今字學大備、士夫之講六體者、又詳加考校、而增益之、辨其正俗、而互證之、朗若列眉、有條不紊、謂非叔重之功哉、字學既備、於是研究古人經典、筆之於書、俾後之學者、得以展卷瞭然、並可知字學未治之先、即有著書、不免後人所僞、何也、蓋字猶未備、安有成書、初學者或昧指歸、不追原始、意謂今時之字、由來久矣、典籍俱在、可考而知、是何殊食粟而不知其種、飲水而不思其源哉、今將尋繹經旨、究其由來、因念學者通經、必先識字、宜究說文、而知古字之遺傳、篆籀之

微旨、而又證以他書、漢經師之訓詁、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往往而在、由文字以究聲音、由聲音以通訓詁、庶幾哉、研經之津逮、卽識字之本原也、

昔者李斯、作倉頡篇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七章、皆合古籀爲之、或頗媘改者、曰小篆、此三篇者、世謂之三倉、凡三千三百字、厥後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長作元尚篇、（史李皆成帝時人）而揚雄復博采天下字、作訓纂篇、以續三倉、凡二千四十字、自是以李斯趙高胡母敬所作書爲上卷、揚雄所作篇爲中卷、賈魴（亦漢人）所作篇爲下卷、共七千三

百八十字、亦稱三倉、然自始皇時、獄吏程邈嘗造隸書、趨於簡易、妄釋貽謬、世俗多用之、斯後三倉之學微、許叔重懼斯文之墜也、乃敘古籀小篆、更博收通人著作、爲說文解字一書、於三倉之外、又增益一千九百七十三字、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而其外又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列爲重文、注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字、統以五百四十部、由是小學大顯、古人制字之本意、後世猶有知者、此書之力也、顧經典爲後人傳寫、多非本眞、字體苟簡、動成詭異、學者童而習之、以爲固然、而叔重所收之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轉有似乎隱僻而不適於用者、

說文不盡以小篆爲宗

積非成是久而不知反也、

說文以小篆爲宗、然亦有以古文爲主、而以籀文大篆爲附見者、如艸部𣂚、从斤斷草、而其下又別出籀文□、大篆□、聿部𦘔、从聿从𣏟、而其下又別出籀文□、大篆□、則𣂚𦘔之爲古文可知也、有以籀文爲主、而以古文篆文爲附見者、如丌部巺、从丌从𠀠、而其下又別出古文□、大篆巽、入部仝、从入从工、而其下又別出古文□、大篆全、則巺仝之爲籀文可知也、有以古文籀文爲主、而以篆文爲附見者、如舄象鵲形、而其下又別出大篆䧿、䠶从矢从身、而其下又別出大篆□、則舄䠶之爲古

文籒文、又可知也、

説文有可駁處

説文之可駁者、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從禾、以地宜禾、迂矣、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辠、此何理乎、費誓之費改爲粊、訓惡米、坺爲重土、威、爲姑也、爲女陰、普、爲日無色、此又何理乎、狢之言惡、視犬之字如畫狗、豈孔子之言乎、中男爲童、罰爲持刀罵詈、刑爲刀守井、不幾於穿鑿乎、或者以誤傳訛、失其本旨、相沿成習、不以爲非歟、

通訓定聲一書爲説文善本

近時説文、推朱駿聲通訓定聲一書、最爲詳備、通訓者、通訓詁之謂也、説文數字或同一訓、而一字必無數訓、其一字而數訓者、有所以通也、通其所可通則爲轉注、

通其所不通、則爲假借、如网爲田魚之器、轉而爲車网、爲蛛网、此通以形、又轉而文網、有之舍也此通以意、防爲隄障之稱、轉而爲村坊、爲埵坊、此通以形、又轉而勸防、此通以意、意不得謂之本訓、不可謂非本字也、此類爲之通訓、定聲者、定音韻之謂也、如音義、反語、切音、切韻、唐韻、廣韻等、是也、轉輾附益、逐漸加增、唐韻本切韻之更名、而畧有所益、廣韻亦切韻之新號、而益正其訛、說詳後迄今以雅正俗、則定之以許書、以古正今、則定之以經韻、方言自異、古語雖遙、字體從同、原無二理、聖言所著、理可交推、此類爲之定聲、外若嘉定陳碩甫之說文引經考

說文引經之例

證、吳縣雷深之之說文例辨、說文外編等書、皆爲近時善本、

說文引經之例有三、證義、證形、證聲、證義者、如禔安福也、引易禔既平、則以平證安福之義、玠、大圭也、引書稱奉介圭、則以介圭證大圭之義、（今書作承介圭疏云介大也）墫、舞也、引詩墫墫舞我、以證舞義、咥、大笑也、引詩咥其笑矣、以證笑義、凡此之類、證義之顯然者也、其證形者、如閏從王在門中、引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乏、引左傳反正爲乏、（之篆文㞢）武、引左傳止戈爲武之類、是也、其證聲者、如玤讀若詩曰瓜瓞菶菶、越讀若詩曰威儀秩秩、凡引經而言讀若

說文引經亦有歧出

引經異字

者皆是也、

說文引經、有歧出者、木部㮶下、既引易重門擊㮶（音柝）矣、而欜下又引作重門擊欜、𣏟部檾下、既引詩衣錦檾衣矣、而褧下又引作衣錦褧衣、此類是也、

說文引經、有今本不同者、其引易、如艸部䕷下、引百穀艸木䕷於土、今易䕷作麗、辵部𨒅下、引雜而不𨒅、今易𨒅作越、引書、如示部祡下、引至於岱宗祡、今書祡作柴、引詩、如示部禂下、引既禡既禂、今詩作既伯既禱、引禮如革部鞄下、引柔皮之工、今考工記作攻皮之工、引春秋傳、如玉部璿下、引璿弁玉纓、今左傳璿作瓊、此類甚

論音聲

多、殆許君自序所謂易書詩禮春秋、皆古文、故有此異字歟、詳見下五章八章

三 說文詳究字義、而音則從畧、故世謂漢儒識字而不識子母、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七音者肇於西域爲字母三十六字縱爲四聲橫爲七音三十六字卽見溪郡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娘幫滂並明非敷微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影曉喻匣來日也四聲者平上去入也七音今康熙字典作九音牙音舌頭音舌上音重唇音輕唇音齒頭音正齒音喉音半舌半齒音也蓋以五方之民、其聲音淸濁高下、各以地殊、故必有所偏、

說文以下字書善本

說文以下、字書之善者、於梁則有玉篇、於唐則有廣韻、於宋則有集韻、於元則有韻會、於明則有正韻、於本朝則有康熙字典、此其大要也、爰考曹魏、樂安孫炎作爾

雅音義、著反語、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切者斷韻分音爲之切韻者音聲相和爲之韻）隋、開皇初、陸法言等八人作切音、唐、天寶十年、孫愐復刋正切韻五卷、別名唐韻、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此外若景祐四年、詔修廣韻爲集韻、（非今所存之集韻）紹興十一年、黃啟宗、張貴謨、隨韻補輯、十四年、楊樸又有括遺、三十二年、毛晃增修、其子居正重增、謂之增韻、歐陽德隆、又輯押韻釋疑、楊伯嵒作九經韻補、湻佑十二年、劉淵作壬子新刋禮部韻畧、元熊忠用其部纂爲古今韻會、三十卷、黃公紹又有韻會舉要、大德中、陰時夫兄弟、作韻府羣玉、自是而古韻淪亡、前明三山陳第、譔毛詩古

康熙字典

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乃始講求元聲、漸闢戶牖、至國朝而佩文韻府、駢字類編等書、搜羅尤廣、若顧亭林、江愼修、戴東原、段懋堂、孔顨軒、江艮庭、張皐文、王懷祖、諸公、推衍其緒、漸臻精密、

康熙字典、（用前明正字通法分字部二百一十四字）取舊籍次第排纂、切音解義、一本說文玉篇、兼用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其餘字書中一音一義之可採者、靡有遺逸、諸書中引證未備者、則自經史百子、以及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詩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羅博證、使有依據、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開卷了然、蓋字學至斯而云備矣、承學稽古

者、有以知文字之源流、而因端竟委焉、可也、（較敎化議卷四第四十四十一頁覺字典猶未臻盡善）

字學既興、文法於是乎起、釋名曰、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合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然集字成句、有順不順者、譬如學而時習之一句、謂爲學之而時習、猶可也、謂爲學時而習之、已牽强矣、謂爲學之而習時、或習而時之學、便不成文理矣、是在學者、留心字義、潛玩經言、則文法自然能順、

古者文以載道、所以達其意也、今人文以飾辭、所以美其觀也、爭持門戶、好爲見解、失聖人作經本旨、詞雖美

富、亦何取乎、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最得解經之旨、迎也

三代俱用竹木而漢兼用帛

十三經考證上

二、書籍制度

一三代俱用竹木而漢兼用帛　二後漢迄唐書雖用紙而極難得　三後唐長興始依石經刻九經印板　四引經言古時並以金類鑄書　五言古時編簡之法　六筆墨之始

三代之書、皆用方策、羣經識小（國朝李惇著）曰、方、版也、策、簡也、古者大事書之於版、小事簡策而已、其材有竹木之分、其式有廣狹之異、左傳序正義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是也、漢唐以來、制度代異、漢初因周制、仍用簡冊、而帛與竹同用、戴氏宏（後漢時人）曰、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及其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此竹帛並用之證、漢書藝文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可知其書於竹

後漢迄唐書雖用紙而極難得

也、然古者有篇無卷、而藝文志所載、如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可知其書有用帛者矣、篇字從竹、故竹書曰篇、帛可卷舒、故帛書曰卷、今通言之、則竹書亦曰卷、帛書亦曰篇也、書籍考云、靈帝西遷、縑帛散爲帷囊、可見漢書之用帛、迨蔡倫（漢和帝時）造紙、而後書籍乃用紙、然帛與紙猶並用也、厥後不用帛而用紙矣、

漢唐之時、未有印板、其書皆以紙素傳寫、抱樸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

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後周裴漢借異書、躬自抄錄、蓋書之難得也、其書制度、不作册而爲卷軸、胡應麟曰、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嘗兼數番、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繹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羅璧元字仲玉曰、古人書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概黏之、猶今佛老經然、其後稍作册子、今考唐書經籍志云、藏書分爲四庫、經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一作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靑牙軸、一作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紅牙籤、一作白牙籤其制度大畧如此、至唐末益州始有版本、多術數小書、

後唐長興始依石經刻九經印板

引經言古時並以金類著書

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刻九經印板、流布天下、迨宋而五經正義、史記、前後漢書、次第刋行、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字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印數十百千本、極爲神速、鏤版之地、蜀爲最、吳次之、越次之、閩又次之、刻版之木、初以梓、後以梨、或以棗、此唐以後書籍之制度也、

詩小雅曰、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疏、古者無帋、有事書之於簡、故曰簡書、左傳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註曰、鑄刑書於鼎、又叔向使詒子產書、字典曰、按書卽牘也、此於經書中見當時無帋之證、

言古時編簡之法

筆墨之始

許說文曰、簡、牒也、牘、書板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鄭康成註中庸亦云、策、簡也、又作畢、爾雅釋器云、簡謂之畢、郭註云、今簡札也、學記云、呻其佔畢、鄭注吟誦其所視簡之文、此其證也、簡又曰篇、書金滕云、啟篇見書、篇所以載書、啟篇乃見書也、是篇卽簡、左傳孔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是策卽簡也、史記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廣韻韋柔皮也）易旣編而成策、則諸經可知、論語、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註曰、此錯簡、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是古時書籍、皆編簡爲之之確據、

至於書字、亦用筆、不當、則以刀削去之、更書他字、求古

錄禮說曰、筆自古有之、非始於蒙恬也、蒙恬特始用兎毫耳、按恬、率兵三十萬、北築長城、是恬爲秦時人、竹書紀年曰、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則周公時已有筆矣、初學記、（唐徐堅撰）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是二者、皆爲秦已前有筆之證、物原云、虞舜造筆、以漆書於方簡、洞天淸錄（宋趙希鵠撰）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以石磨汁、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爲之、則墨之制、後於筆者、且千餘年矣、凡若此者、皆足以見書籍之用紙、上古無其制也、

王子朝挾周之典籍奔楚

阨於諸侯之去籍

始皇焚書坑儒

十三經考證上

三、書籍八大散亡

一王子朝挾周之典籍以奔楚　二阨於諸侯之去籍　三秦始皇焚書坑儒　四遭咸陽宮之炬　五經王莽之亂　六孝獻帝遷都長安中途散佚　七懷帝遭變書復蹂躪　八梁元帝爲周師所逼篇章又失　九自魏以降書籍漸有可稽至本朝而大備

書籍之散亡屢矣、今之學者、輒謂秦火而不及其他、不免掛一漏萬、試條而舉之、散亡之大者、蓋有八焉、

魯昭公二十六年、周室典籍、阨於王子朝、左傳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此一大散亡也、是時孔子年三十六尙在贊修刪定之前

春秋戰國之間、所存典籍、阨於諸侯之去籍、此二大散亡也、去籍視書籍爲無用也是時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如蘇秦爲從張儀爲橫之屬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捐棄弗用焚書暴政已兆機於此

始皇焚書坑儒、經籍殆盡、此三大散亡也、

遭咸陽之炬

經王莽之亂

二世三年、秦博士所職典籍、阨於楚炬、史記項籍殺子嬰屠咸陽燒其宮室子嬰秦二世任也此四大散亡也、距焚書坑儒凡七載前者經籍已盡此云典籍或統凡有之書而言自漢之劉向、承成帝之詔、侯任宏、令尹咸、李柱國等、每於一書校成、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向卒、未竟其事、哀帝使向子歆、繼父業、歆乃總羣書而奏陳七畧、一輯畧輯集也二六藝畧卽六經也三諸子畧四詩賦畧五兵書畧六術數畧七方技畧經得三千一百二十三卷、萃一百三家之說、子得二千七百五卷、一百三十七人之言、詩得一千三百十八卷、一百六家之說、兵書七百九十卷、凡五十三家、數學二千五百二十八卷、一百九十家、醫書八百六十八卷、三十六家、篇籍於是乎叉

孝獻帝遷都長安中途散佚

備、追王莽之亂、多遭刼火、書復殘缺、此五大散亡也、東漢光武興復羅致書籍、可見凡劉向父子所陳之書、又已無存、夫當時之書、所以易於散失者、以其賴傳抄之力、未得刋印之法也、一經刼亂、不免焚棄、是以集之較難、蓋古時書籍、以皮革竹木爲之、前漢雖得造紙之法、然猶以絲密織、價頗不貲、後漢始有以布及他物造紙者、熹平四年、刻書於石、名曰石經、置於洛陽之太學堂前、洛陽記云、太學堂前石經、凡四十六枚者是、孝獻帝遷都長安、載書七十車、途中散遺幾半、至三國時、漢代滅亡、叢殘兵燹、書又缺如、此六大散亡也、

懷帝遭變書復蹂躪

梁元帝爲周師所逼篇章又失

魏晉閒、重復搜羅、荀勗爲之編目、分甲乙丙丁四庫、而貯藏之、總得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至惠帝而册籍漸復、藏之未久、乃懷帝遭變、宮中之書、復經蹂躪、此七大散亡也、

東晉元帝之世、都於建康、命其臣李充、修荀勗之目、存者祇三千一十四卷、散亡之多、於此可見、劉宋之紀、（南朝劉裕也）謝臨運、將宮中所有之書、悉爲編目、得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四十年後、元徽元年、王儉修目、稍有增益、得五千七百四卷、然已雜釋家之書於內、齊紀、王亮佐謝朏、（音非）編輯書目、得書一萬八千有十卷、（按謝朏先王儉爲侍中說見綱鑑而其編書則在王儉之

自魏以降書籍漸有可稽至本朝而大備

後齊敗、又多焚棄、至梁而任昉重集、得書二萬三千一百六卷、普通（梁高祖武帝也）之際、阮孝緒署爲總目、名之曰七錄、所編者、爲經典、六藝、記傳、史傳、子書、兵書、文集、詩賦、技術、數術、佛道、元帝敗侯景（弑梁簡文帝者）之後、至江陵、攜書七萬卷、嗣爲周師所逼、篇章不能盡顧、自東晉迄梁、損挫已不一次、至此則八大散亡也、

北魏之時、建都於平陽、道武帝（鮮卑拓跋毛二十九傳也）曾命集書籍、未幾北魏末、書又散亂、陳雖欲返集蒐而藏之、於長安得萬卷、後隋得陳、於東京搜其書一萬七千卷、又在長安得三萬七千卷、書目現在、於隋書可考證焉、夫自古書

籍、維漢與隋、目錄未失、尚堪援據、此外俱散逸難稽、良以未有刋版、傳抄者、勢不能多、故易失亡如此、及乎唐代、乃併力搜集、曾行刋板之書、惟工夫未甚精美、計其所集、得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並所新著之書、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分四庫、至五代時、雕版既精、刷印羣籍、嗣自而降、卷帙漸富、雖遭兵燹、亦不至於盡燬、惟其時之書、係屬摺疊與今時書式不同、雕版既行、宋學尤盛、有將家藏之書、刋印流傳、以冀行世者、至遼而有禁止私印書籍之令、金則雖襲遼制、然頗致力於中原之書、譯譒收藏、元效宋時之法、以官語著書、其法更

備於宋、迄乎有明、圖籍較富、其所集永樂大典、總有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及目錄六十卷、至本朝書籍之繁、更難悉數、已著行世者、如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四庫全書七萬八千餘卷、尙有九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卷、未入四庫、可謂多矣、統觀歷代以來、書籍沿革、剝復頻仍、自唐以後、卷籍咸在、稽考可憑、以前則轉輾鈔胥、不免有遺失本眞之處、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尤初學者所宜曉也、

歷敘漢武帝以迄本朝羣經定制之異

十三經考證上

四、經數次序

一歷敘漢武帝以迄本朝羣經定制之異
二詳述經典釋文中所載諸經之次序

夫經有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歷代定制、微有不同、試畧陳之、漢武帝五年、置五經博士、易書詩禮春秋五經之名以始、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某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老子曰、六經者、先王之陳迹也、於是六經之名見莊子、周人也、觀此似六經之名、先於五經、然天運爲莊子外篇、考之總目、或係後人所爲、未可因此而遽定稱名之先後、夫五經者、合禮與樂而言之、六經者、分禮與樂而言之也、七經者、漢文翁遣司馬相

如所東受、見三國志蜀書秦宓傳五經之外、兼周禮儀禮也、九經之名、始於後漢、於七經而外、兼孝經論語也、若十經、則易書、詩、三禮、三傳、併孝經於論語、夫論語與孝經、本二書、乃九經分之、十經併之、莫詳其故、其曰十二經者、則六經六緯也、經緯見以下十一說起於哀平之世至於十三經之名、猶始於唐太宗之世、以迄於今、悉仍其舊、卽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也、若夫五經四書之分、蓋本於明初之制、以易、書、詩、禮、統三禮而言春秋、統三傳而言爲五經、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爲四書、至今童而習之、垂爲定則、此歷代以來、羣經定制之不同也、此外叉有十四經者、史繩祖學齋佔

詳述經典釋文中所載諸經之次序

畢曰、先時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按近人編朱子五經語類、於三禮之末、綴以大戴、殆亦因此、至於次第、互有不同、如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爲首、七畧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義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經義總別、以成次第、周易雖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爲諸經之首、周禮有三易、連山久亡、歸藏不行於世、故不詳錄、古文尚書、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書、故次於易、伏生所誦、是曰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別記、馬（馬融）鄭（鄭元）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毛詩既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詩雖有四家、

齊魯韓世所鮮用、今亦不取、三禮、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按四庫總目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非出依託而姚際恒古今僞書考謂出於西漢之末豈劉歆之所僞耶學者不可泥視儀禮困學紀聞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則儀禮以爲周公所制亦難遽信姑存此說學者宜參會焉宜次文王、禮記雖有戴聖所錄、然忘名已久、又記二禮、闕遺相從、次於詩下、三禮次第、周爲本、儀爲末、先後可見、然古有樂經、謂之六籍、滅亡既久、今亦闕焉、春秋俱是夫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左丘明受經於仲尼、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三傳次第自顯、孝經雖與春秋俱是夫子述作、然春秋周公垂訓、史書舊章、孝經專是夫子之意、故宜在春秋之後、七志以孝經居

易之首、今所不同、論語是門徒所記、宜次孝經、藝文志及七錄、以論語在孝經前、今亦不同、爾雅復爲後人所益、故殿於末、此經典釋文所載諸經之次序、學者可考而知焉、

學庸二書、舊在禮經、孟子舊入儒家類、宋儒陳氏、直齋始引孔子傳之孟軻之言、謂孟子之書、不當列於子類、乃升爲經、故三書經典釋文中、次序弗及焉、說詳卷下源流篇

以爾雅說文等書證文法字體之不同

十三經考證上

五、今時所習諸經之文非當年舊本

一以爾雅說文等書證文法字體之不同　二證古經之文亡失已久　三今人誦習皆唐宋以來之本

今之學者、必以四書五經爲初學階梯、欲其童而習之、而知經義之所在、法至良也、然當知所讀之經、爲古人之經、所讀之經之文、則不盡古人之文也、孔子之時、刪訂贊修、以前之文、固不必論、孔子之後、屢遭兵燹、幸而存者、又屬抄傳之本、雖經詔集、而魯魚亥豕、勢不能無、觀夫爾雅所存、說文所引、累代石經之刻、諸子考据之書、字體既有不同、文法又多殊異、或前後紊其次序、或

證古經之文亡失已久

句讀絜其短長、固不徒孟子之文、如容齋隨筆(宋洪邁著)所云然也、

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有中古文易經、又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漢新莽時琅邪樊崇也)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以示衛宏、徐巡、宏巡深重之、古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尚書而已、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未知所立幾經、而唐初魏徵等

今人誦習皆唐宋以來之本

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春秋三卷、則他經亦不存矣、唐明皇天寶三載、詔尙書古體文字、並依今體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書府、是天寶所改、亦止於古文尙書、而不聞有他經也、此皆可證古經之文、亡之已久、論者謂古文皆有、而天寶改之、豈其然乎、即此以觀、可見今人所讀之經、大抵皆唐宋以來之本、而非當時古本、雖曰諸經之中、以易爲卜筮之書、未遭秦火、然劉向以中古文易經、較施孟梁邱施讐孟喜梁邱賀三人經、或脫去无咎悔亡等字、夫未經秦火者、猶且如此、則他經可知、初學從事於此、不可不審、庶不致囿於淺近之見、

而得造於通經之學、又以今時童蒙所習之書、不外閩本、監本、毛本、（閩本明閩中御史李元陽本監本明國子監本毛本崇禎間汲古閣毛晉本也）閩本出於宋十行本、（注疏他本多半葉九行此獨十行）監本卽出於閩、毛本又出於監、閩監二本、錯字畧少、脫簡特多、毛詩或逸數章、周禮簡缺一職、毛本詩少譜序、左傳失刋後序、且辛羊帝虎之訛、觸處皆是、幾如紊絲之難理、近日坊間、又將毛本重刋、則譌字誤文、更難枚舉、觀本朝儀徵阮宮保元、所著十三經校勘記、引據各本、如單經本、唐石經、單注本、岳本、古本、足利本、單疏本、宋本、注疏本、影宋鈔本、宋本、（以上諸本註見後）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讐校各刻、別其同異、其他妄改

經文之書、概不取用、欲其一致、以歸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可知舛錯古文、無經不有、雖各經自釋文義疏以外、唐以前之本、概不可見、然古書引證、確然可據者、如魏酈道元、水經注之引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通典之引考工記、革鼓瑕如積環、注革爲急、諸如此類、皆足以訂正義本之失、

刻石始於漢之靈帝與今本間有不同

十三經考證上

六、石經條據　一刻石始於漢之靈帝與今本間有不同　二魏立石經惟見於衛恒江式二傳　三晉刻見於裴頠傳而後人無言之者　四唐文宗創石壁九經　五後蜀廣正詔諸臣分繕勒石　六宋石經遭汴都之覆毀壞無遺　七南宋高宗御書諸經刻石頒諸州學　八本朝刊十三經於太學　九累代石經惟唐刻尙稱完備　十唐石經轉輾修補亦多紕繆　十一舊唐書謂唐元度覆校字體多違師法　十二唐石經俗字之誤　十三陸氏釋文可正唐石經之失

困學紀聞曰、石經有七、漢熹平四年、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音隗唐開成中唐元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謂宋也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

後漢靈帝紀、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本傳作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

魏立石經惟見於衛恒江式二傳

定六經文字、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太學在洛城南閶陽門外始熹平四年乙卯、成於光和六年、漢石經校今世本爲異、觀邵博聞見後錄、謂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十數石、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多可辨、如鳳兮鳳兮、何而今無而字德之衰、如執車今作輿字者爲誰等類爲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爲異甚、夫隋史旣云遷其石於長安、今尚有出於洛陽者、何哉、

魏立石經之事、不見於三國志、惟晉衛恒傳、後魏江式傳、恒字巨山、嘗作四體書勢、言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

晉刻見於裴頠傳而後人無言之者

式字法安、宣武延昌三年、上疏請正定文字、言魏初邯鄲淳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閎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按胡三省通鑑注、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漢元嘉離正始三百五十年抑係南北朝有文帝元嘉者所誤然去正始八十年其日九十餘年亦未核）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魏石經淳所書非也、然或淳書在前、勒石在後、

晉書裴頠傳惠帝時、頠爲侍中、天下暫寧、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萬季野石經考、按裴頠傳所云、是晉亦有石經矣、然後人從無言及者、豈有其議、而未竣厥事耶、當裴

唐文宗創石壁九經

公時、昏主尸位、海內大亂、其事之未成可知、然按玉海四十三、引唐六典注云、惠帝時、裴頠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作門闕、刻石寫五經、是已竣厥事矣、或經劉（北漢高祖劉淵）石（後趙高祖石勒）憑陵、洛都覆滅、石經遂從而亡、

舊唐書文宗本紀、開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藝啟導、稍折文章之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立於太學、㪷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覆校字體、玉海引太和七年、（按玉海所引太和疑太中之誤後十六年刻成覆定理或近似）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月敕於國子監兩廊創立

後蜀廣正詔諸臣分繕勒石

宋石經遭汴京之覆毀壞無遺

石九經、幷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吳任臣十國春秋後蜀主本紀、廣正十四年、詔勒諸經於石、秘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秘書省校書郎孫明吉、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昭、寫爾雅、字皆精謹、玉海四十三、論語、爾雅、張德釗書、春秋經傳、公穀、孝經、孟子、不題書人、德昭德釗想一人而異寫者萬斯同石經考、按宋代石經、不大彰於世、或疑其未必成書、然考趙克繼、謝饒、章友直諸傳、明載其事、而藝文志又言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則此書業已告竣、何當

南宋高宗御書刻石頒諸州學

時稱者寥寥耶、觀金史劉彥宗傳宗說二帥載石經以歸之語、則意者石經果爲金人攜去耶、然金人亦鮮有語及者、則此刻遭汴（宋太祖趙匡允建都之地）京之覆、竟毀壞無餘矣、

玉海四十三、紹興（宋高宗）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六月內出御書周易、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刻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於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兩廡、

右卽所謂石經有七也、元明木版暢行、不專尚石經之

本朝刊石經於太學

累代石經惟唐刻尙稱完備

刻、國朝乾隆五十八年、詔刋十三經於太學、卽長洲蔣衡所書、勘定立石、依開成石經、參以各善本、多所訂正、尙書彭元瑞、曾訂考文提要十三卷、以證校正所自、當時因急於告竣、未及盡改、嘉慶八年、尙書奏請重修、於是復命廷臣摹改、底於盡善、故前後搨本不同、以上言累朝刻石之由如此、自經隋亂、散佚既多、漢時之刻、至唐僅有存者、漢隸字源云、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京、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尙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

唐石經轉輾修補亦多紕繆

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惟唐刻至今、尚稱完備、故阮文達十三經校勘記必以唐石經爲準也、然唐石經、雖較完備、而乾符信宗之修、實始誤也、今西安府學石經、舊在務本坊、韓建作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洗剔塵土、補錮殘缺、此再誤也、宋元祐中汲郡呂大防、始遷今學、經設旁注、亦始見於北宋、惟年紀無考、此三誤也、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石、立於碑旁、以便摹補、其字大爲紕繆、此四誤也、今華州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按此已爲北宋添注之本亦非原刻

舊唐書謂唐元度覆校字體多違師法

顧炎武金石文記、引舊唐書、謂唐元度覆校字體、又乖師法、新唐書無貶辭、心有所疑、及得其本而校之、經中謬戾非一、而後知劉昫之言爲不誣、劉昫撰舊唐書者今據顧氏所識、謬處繁若列星、不能殆遞、試畧舉一二、如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裒誤作褎、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言誤作存、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字、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一也字、諸如此類、訛謬脫落、無經不有、特顧氏據補本校勘、故不合更多、

唐石經俗字之誤

唐石經俗體字、如雝作雍、纛作纛、毆作毆、賫作賫、總作摠、督作督、横作横、又奕洪之奕从大、博弈之弈从廾、兩

陸氏釋文可正唐石經之失

字同音異義、石經左傳賦韓弈之五章、爾雅弈洪誕戎、皆誤从廾、陸氏釋文、自南徂北、偏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當以此正唐石經之誤、夫石經之始、漢據竹簡漆書也、漢之視周、猶今之視昔、其視竹簡漆書、猶今之視元明寫本及印本也、自以隸變古文、後世取法、不無微誤、開成石刻、爲至今所遵、惜當時詔令未盡合古、書則用僞孔本而廢今文、禮則用明皇所改月令、而亂古本之舊、開後世改經之漸、此其弊也、故宜是正、

十三經考證上

七、諸經所據各本 參阮宮保十三經校勘記 一總敘大概 二分析諸經

謹案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經書之刻木版、實始於此、迨兩宋而刻版浸多、僂指難數、特今學者所習之書、不外閩本、監本、毛本、註見前而讀宋十行本者鮮矣、所謂宋十行者、卽南宋岳珂本、其書刻於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版猶存、於諸本中爲較古之册、今監版已燬、各省坊本通行者、汲古閣毛版爲多、此本漫漶殊甚、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譌舛、閩監二本、錯字較少、脫簡殊多、故

本朝阮宮保元有十三經校勘之作、周易、尙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三傳、論語、孟子、凡十經、以宋版十行本爲據、孝經、以翻宋本爲據、儀禮、爾雅、無十行本、而有北宋時所刋之單疏本、爲賈公彥、邢昺之原書、禮記正義、宋本亦多缺泐、依惠棟所校南宋本補錄、穀梁傳、據影宋鈔單疏本、惜文公以上缺、周易依盧文弨所校錢孫保影本、左氏傳據宋慶元間所刻三十六卷本、此六經義疏、又在宋十行之上、以上各本、爲阮宮保校勘所引據者、版本甚多、未必專主乎此、然大端實不外是、其餘每經有每經之引據、如

易據單經本唐石經、凡九卷附畧例單注本、岳本宋岳珂刻凡十卷今據武英殿重刊五經本古本、足利本、二本據日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單疏本、宋本據錢遵王校本案錢跋有單疏本一單注本二注疏本一今不復能引但稱錢校本注疏本、影宋鈔本、據盧文弨傳校明錢孫保求赤較本今稱錢本宋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十行本、凡九卷附音義一卷無畧例閩本、凡九卷附畧例一卷音義一卷監本、與閩本同毛本、凡九卷無畧例音義

書唐石經、用衛包所改之今文宋臨安石經、註見後古本七經孟子考文岳本、岳珂本今所見者武英殿翻本葛本、亦曰永懷堂本類閩本而僞字較多以上皆單注本宋板、見七經孟子考文左傳考文宋十行本、閩本、明監本、毛本、見前釋文、陸德明本六經正義、宋毛居正撰尚書纂傳、見後石經考文提要、國朝彭元瑞著九經誤字、顧炎武撰七經孟子考文、日本山井鼎撰十三經正字、嘉善浦鏜撰羣書拾補、餘姚

盧文弨輯

詩經本二 唐石經二十卷、今行於世欵式不俱列南宋石經殘本、經注本三孟蜀石經殘本二卷、詳嚴杰蜀石經殘本毛詩考證宋小字本二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段玉裁云南宋光宗時刻也重刻相臺岳氏本二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本朝武英殿仿宋本注疏本四十行本七十卷、閩本注疏七十卷、明監本注疏七十卷、汲古閣毛氏本注疏七十卷、引用諸家陸德明毛詩音義三卷、山井鼎考文毛詩六册、浦鏜毛詩注疏正誤十四卷、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二十卷、惠棟毛詩古義二卷、戴震毛鄭詩考正四卷、段玉裁校定毛詩傳三十卷、又詩經小學三十卷、

周禮（單經本）唐石經周禮十二卷、石經考文提要周禮一卷、（經注本）經典釋文周禮音義二卷、錢孫保所藏宋本周禮注十二卷、嘉靖本周禮注十二卷、（注疏本）惠校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附釋音周禮注疏四十二卷、閩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監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毛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引用諸家）浦鏜周禮疏正誤十卷、惠士奇禮說十四卷、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六卷、

儀禮 唐石經、（明王堯惠補缺案此刻自五季以來名儒窺之者鮮矣本朝顧炎武張爾歧始取以校監本）宋嚴州單注本、（註見後）翻刻宋單注本、（嘉靖時有徐姓祖嚴本而翻刻者）明鍾人傑單

注本、（全同徐本）明永懷堂單注本、（全與閩刻注疏本同）宋單疏本、（此北宋時咸平景德間所校勘開雕者也）李元陽注疏本、國子監注疏本、汲古閣注疏本、國朝重修國子監注疏本、經典釋文、儀禮集解、（註見後）儀禮識誤、（聚珍板本）儀禮經傳通解、（朱熹著）抄本儀禮要義、（魏了翁著）儀禮圖、（通志堂本與通解畧同）儀禮集說、（通志堂本敖繼公著）浦鏜十三經正字、內儀禮二卷、（據重修監本較其誤字）儀禮詳校、（盧文弨著）九經誤字、石經考文提要、

禮記（經本）石經（唐開成二年刻）南宋石經殘本、（宋高宗御書禮記止中庸一篇今又止存一碑自必追遡譬如登高起至篇末存）經注本、岳本、（本朝武英殿仿宋翻本）嘉靖本、（此本不著刊梓人姓名書分二十卷）注疏本、附釋音本、（亦稱十行本此本為宋時原本中有明正德時補頁山井鼎據以為正德本是也）閩本、

監本、毛本、衛氏集說、宋衛湜禮記集說通志堂刻本校本、惠棟校宋本、惠棟據以校汲古閣本者盧文弨校本、孫志祖校本、校汲古閣本浦鏜校本、段玉裁校本、校監本考文宋板、山井鼎孟子考文補遺所載宋板禮記正義與惠棟校所據宋本是一書浦鏜校本、釋文、通志堂本、經典釋文禮記音義葉本、明葉林宗影寫宋本撫州公使庫本、宋淳熙四年刻本

春秋左傳　唐石經春秋三十卷、此石疑後人重鐫非唐本之舊故顧炎武標舉誤字此經獨多不全宋刻春秋經傳集解三冊、分卷與唐石經同不全北宋刻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二卷、分卷同唐石經末附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南宋相臺岳氏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宋岳珂刻分卷與唐石經同明代以來翻刻有四皆不及此本之精審末附春秋年表一卷歸一圖二卷年表不著撰人姓名宋纂圖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此卷注後附音釋音釋後有似句互注重言等條此宋時坊刻所加足利本春秋經傳集解、見七經孟子考文宋本春秋正義三十六卷、註見後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在注疏中六十卷之最善者閩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監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此卷爲明吳士元黃錦等奉旨重修凡與原本同者總稱監本其異者稱重修監本毛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公羊傳、單注本、唐石經春秋公羊十二卷、原刻如此後改爲十一卷經注本、經典釋文公羊音義一卷、注疏本、惠棟校本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監本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毛本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浦鏜春秋公羊傳注疏正誤四卷、

穀梁傳　單經本、唐石經、凡十二卷錢大昕金石文跋尾曰襄公篇朱梁重刻成公篇重刻者居其半信公篇亦似後來重刻經注本、宋槧殘本、余仁仲萬卷堂藏本宣公以前缺注疏本、元本、以上三者皆據何煌校本十行本、凡二十卷案何煌所記諸舊本尙有南監本一種今案南監本卽十行本也閩本、監本、毛本、

論語　漢石經十卷、據洪适隸釋所載石刻殘字唐石經十卷、唐開成時石刻本宋石經、皇侃義疏十卷、日本寬延甲午根伯修遜志較正付刻高麗本、據海寧陳鱣論語古訓本所引十行本二十卷、此雖宋本然有一頁書泰定四年年號知其書元明遞有修補閩本二十卷、北監本、卽萬曆十四年刻誤字極多

孝經　唐石經孝經四軸、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石刻孝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幷注及書唐石經孝經一卷、宋熙寧石刻孝經一卷、註見後南宋

相臺本孝經一卷、正德本孝經注疏九卷、是本刻於明正德六年閩本孝經注疏九卷、重修監本孝經注疏九卷、卽萬曆十四年所刊本也毛本孝經注疏九卷、

爾雅單疏本、疑經字之誤唐石經爾雅三卷、國朝石經考文提要爾雅一卷、經注本、明吳元恭仿爾雅經注三卷、嘉靖十七年秋七月東海吳元恭校刊元槧雪牕書院爾雅經注三卷、校諸注疏本獨爲完善單疏本、宋槧爾雅疏十卷、宋史藝文志玉海皆十卷俗本注疏分十一卷非注疏本、元槧爾雅注疏十一卷、此卷訛字極多不勝指摘明閩本爾雅注疏十一卷、明監本爾雅注疏十一卷、萬曆二十一年刻明汲古閣毛本爾雅注疏十一卷、國朝浦鏜爾

雅注疏正誤三卷、惠棟爾雅注疏校本十一卷、盧文弨爾雅注疏校本十一卷、經典釋文、明葉林宗影抄宋本經典釋文、盧文弨爾雅音義考證二卷、

孟子 單經本、宋石經殘本、（此碑現在杭州府學）經注本、北宋蜀大字本、（章邱李氏所藏）宋本（劉氏丹桂堂巾箱本鄭師山所藏然闕公孫丑告子二冊今據何焯校本）岳本、（亦據何焯校本）廖本、（廖瑩中世綵堂本元盱郡重刊今據何煌校本）孔本、（乾隆壬辰曲阜孔繼涵微波榭刊凡十四卷末附音義）韓本、（乾隆辛丑安邱韓代雲刊）日本國古本、足利本、（二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注疏本、宋十行本、（凡十四卷）閩本、監本、毛本、

附諸本目錄（本朝各書不列）

此篇累舉歷朝之書以間前篇眉目

唐石經 開成二年刻今在陝西西安府

釋文 唐陸德明著

孟蜀石經殘本 孟昶時刻詳嚴杰蜀石殘本

宋石經 宋紹興時石刻本

臨安石經 今存者禹貢至允征各半又起大誥末至酒誥之半

熙寧石刻孝經 張南軒所書不分章

南宋石經殘本 註見禮記條

十行本 宋相岳珂所刊本也曰相臺岳氏本曰宋相臺本皆同

宋單疏本 此北宋咸平景德間所校勘開雕者也

宋小字本 段玉裁云南宋光宗時刻也

宋嚴州單注本 宋本之最佳者張淯所據卽此本也

儀禮集解 聚珍板本李如圭著

儀禮識誤 乾道八年張淯校刊儀禮爲識誤三卷

儀禮經傳通解 儀禮圖與此畧同

抄本儀禮要義 見二十九頁

附釋音本 宋時原本中有明正德時補頁

不全宋刻春秋經傳集解 宋刻經注本之最善者

不全宋刻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 馮繼先所作亦宋善本

宋纂圖本春秋經傳集解 註詳春秋條

宋本春秋正義 慶元間吳與沈中賓所刊

撫州公使庫本淳熙四年刻本

宋槧殘本余仁仲萬卷堂藏本宣公以前缺

鈔宋殘本章邱李中麓藏本

宋槧爾雅疏見爾雅條

周禮注見周禮條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此本南宋遞有修補下至明末其板猶存

六經正義宋毛居正撰

元本何煌校本

尚書纂傳元王天與撰

元槧雪牕書院本爾雅經注無年代可考首署雪牕書院校正新刊八字故名

元槧爾雅注疏 見爾雅條

廖本 廖瑩中世綵堂本元盱郡重刊據何煌校本

明錢遵王校宋本 錢跋有單疏單注注疏等別今不分

閩本 用十行本重刻亦稱李元陽本

監本 用閩本重刻

毛本 用監本重刻

葛本 明永懷堂本

通志堂本 如儀禮圖儀禮集說衛氏集說等書皆是

葉本 明葉林宗影鈔宋本

北監本 亦曰重修監本爲萬曆十四年刻

正德本刻於正德六年

吳元恭仿爾雅經注嘉靖十七年秋七月東海吳元恭校刊

葉林宗影抄宋本經典釋文

嘉靖本此本不著刊板人姓名

翻刻宋單注本嘉靖時有徐姓祖嚴州本翻刻者

鍾人傑單注本全同徐本

古本 足利本二本爲日本山井鼎所據

皇侃義疏 考文宋版二本亦日本書

本朝諸家之本、詳列每經之後、茲不贅、其曰高麗本者、見海寧陳鱣論語古訓本所引也、

十三經考證上

八校讎之學採阮元十三經校勘記兼錄顧炎武九經誤字

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近今校讎之學，家數林立，日精於前，阮宮保元，其尤著者也，觀十三經校勘記，可以知其概矣，其引據各本，已有專篇，茲不贅，畧舉所校勘者言之，冀學者之尋求而旁通曲證焉，可也，全書校言

甚繁、不能備錄、掛一漏萬、亦聊以發其凡耳、

易經

易乾或躍在淵、釋文出或躍古本或作惑注及象文言同 君子以自強不息、岳本同石經初刻彊後改強釋文出自強閩監毛本作彊 此等按而不斷、 問以辯之、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辯誤辨釋文出以辯故或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或作惑非下句同 此等決是非、採校勘記 匪其朋无咎、明辨晢也、石經晢字从折从日與詩明星晢晢之晢同音折又音制監本以析作晳晢之晢非 錄九經誤字

書經

書舜典格汝舜、汝古文作女 輯五瑞、按輯古文作揖見漢書倪寬傳注 班瑞于羣后、古本瑞上有五字 此等按、 流共工于幽洲、按說文無洲字水中之地本只作州後人加水相沿已久惟此句不可作洲觀孔疏直以十二州之幽州釋之則孔氏所据之經作州與孟子同若作洲則似別有地名幽洲矣 大禹謨惟影響、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尚書曰惟景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莊子曰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爲景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竝是也至晉世葛洪始加彡音於景反而世間輙改不从周禮莊子等書而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此等斷、 惟先蔽

志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官占惟能蔽志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孔疏則云夏書大禹謨之篇也惟彼能作先耳此則陸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頗疑釋文近得其眞後人以意改也皋陶謨自我五禮有庸哉古本有作五按疏云上言五惇此言五庸疑孔氏所見本亦作五庸與馬本同此等示傳疑採校勘記東匯北會于匯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匯今本作爲匯非視乃厥祖石經監本同今本作列祖厥德匪常石經監本同按唐柳澤上書引此作匪常今本作靡常非則惟汝衆自作弗靖石經監本同今本汝作爾師逾孟津石經監本同釋文逾亦作踰今本作渡非明作哲日哲時燠若石經監本同書傳會選哲之列反字與晣同下當从日从口非無偏無陂本作無頗唐明皇改頗爲陂宋宣和六年復爲頗今尚書仍唐作陂然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頗而下文有人用側頗僻之語況以古音求之作頗爲協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石經監本同今本又曰作其曰度作刑以詰四方石經監本同釋文詰起一反今本作詰字誤錄九經誤字

詩谷風宴爾新昬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宴爾本又作燕考文一本作燕下同采釋文又作本岻無

食桑葚、唐石經小字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葚本又作椹音甚考正義本是椹字見下五經文字云椹詩或體以爲桑葚字亦其證泮水經作黮
卽用字不畫一之例此等按、小星、抱衾與裯、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稠後改爲裯案初刻誤也終
風寤言不寐、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寐言不寤後改同今本案初刻非也此等斷、丰、悔予
不將兮、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予字唐石經磨改其初刻字不可知矣其等闕疑、節校勘記何彼襛矣、
襛如容反石經及監本注疏皆从衣今本从禾者非羊牛下括、與上章同義石經監本同今本多作牛羊非不能辰夜、
石經監本傳云辰時也今本作晨非求爾新特、石經監本同箋云求汝新外婚特來之女今本作求我非成不以富、石經
監本同箋云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宋蘇氏曰成當依論語作誠今本竟改作誠非家伯維宰、石經監本同鄭康成周禮注引此亦作維宰今本作
冢宰非如彼泉流、石經監本同今本作流泉秖自疷兮、石經作疷氏从宋劉彝以爲當作痻音民病也唐人避太宗諱
凡字从民者皆省而爲氏今人書昬爲昏猶其遺法也後人不解乃或於氏字下更加一畫而讀爲氏則誤之甚矣不皇朝矣、石經監本同二章不皇出
三章不皇他並同今本作遑以篤于周祜、石經監本同今本或無于字既右饗之、石經監本同今本作享降

予卿士、石經監本同箋云下予之卿士今本作降于非 錄九經誤字

周禮 天官冢宰、史十有二人、毛本十有倒 聚斂疏材、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音注疏色居反不熟菜也劉音蘇案說文艸部無蔬字玄部云疏通也从㐬从疋疋亦聲鄭注疏不熟曰饉本釋天文今爾雅作疏 此等按、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本同毛本灋改法非周禮凡經皆作灋凡注皆作法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杜子春注云宮皆當爲官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作當皆爲官倒誤惠棟云以宮刑憲禁于王宮而令于百官府且曰國有大刑則宮刑當作官刑明矣案經首云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末云以宮刑憲禁於王宮宮正宮伯等職皆言王宮經無有言王官者則宮刑之非官刑也又審矣 此等斷而辨、採校勘記 考工記弓人非弓之利也、監本脫也字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不參均、監本脫不字 其次角有灂而疏、監本脫角字 節九經誤字

儀禮 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宋本釋文云匴本或作算○按通典作算

與或本合今本釋文算誤作簒士昬禮、祭醴始扱壹祭、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同毛本壹作一此等按、鄉飲酒、主人阼階東、唐石經脫阼字鄉射禮、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揖下唐石經有退字○按錢大昕云宋本亦有之大射云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於次說決拾襲反位較此文稍詳此處退字亦不可少此等引證、採校勘記士昬禮、婦說服於室御受、監本受作授視諸衿鞶、下有壻之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監本脫鄉飲酒禮、司正升立於序端、監本序作席則使人授俎如賓禮、監本授作受介俎脊脅肫胳肺、監本脫肫字鄉射禮、改取一人挾之、監本取作作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下有以耦、二字監本脫賓與大夫反坐奠于其所興、監本脫坐字各以其物獲、下有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監本脫燕禮、太師告于樂正曰、監本脫于字主人拜送觶、監本送作受亨于門外

東方、(下有)其牲狗也、(四字監本脫)大射儀、(監本脫儀字)主人洗觚升、(監本作酬)上射降三等、(監本三作二)上射於左、(監本于作與)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監本比作北)司射作射如初、(監本作射作作揖)北面告于公、(監本脫告字)司射遂祖、(監本脫遂字)僕人師洗升實觶、(監本實作賓)司馬師受虛爵、(監本脫師字)公答拜、賓反位、(監本脫賓字)聘禮、賓避不答拜、(監本賓作客)尙擯坐啐醴、(監本醴作酒)覲禮坐奠圭、(監本圭作主)天子乘龍載大旂、(監本旂作旂)喪服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監本脫也字)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監本脫皆字)皆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監本緦下多一也字)士喪禮、卽位于西階下、東面、(監本于作如)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父、(監本來日下脫某字)若不從卜宅如初儀、(監本宅作擇)既夕禮、衆主人東

卽位、監本脫主字士虞禮、簞巾在其東、監本巾作布卒徹祝左食、降復位、監本脫復字尸卽席坐、唯主人不哭、監本唯作帷尸受振祭、監本受作授特牲饋食禮、立于門外東方南面、監本方作房佐食啟會、郤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監本脫戶字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監本脫上衆字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監本脫自字長皆答拜、下有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監本脫舉觶者、各酌于其尊、監本尊作奠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監本外作內少牢饋食禮、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監本薦作爲振之三、下有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監本脫尸受同祭于豆祭、監本同祭作同受賓戶西北面拜送爵、監本戶作尸有司徹匕、皆加于鼎東枋、監本枋作祊下西枋同賓亦覆手以受、監本受作授立于主人席北

西面、監本作面西遂飲卒爵、執爵以興、監本脫下爵字宰夫執薦以從、監本薦作爵受三獻爵、執以醋之、監本脫爵字賓戶西北面答拜爵上、監本戶作尸錄九經誤字

禮記曲禮、儼若思、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儼云本亦作儼正義本作儼○按儼正字嚴假借字鸚鵡能言、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嬰母云本或作鸚鵡正義本作鸚鵡○按說文作鸚鴞此等按、六十曰耆、石經作耆岳本嘉靖本監毛本並同此本耆誤耆閩本同五經文字云耆從老省從旨今或作老下目非則知作耆俗字其來已久衛氏集說亦作耆恒言不稱老、恒字闕筆閩本同監本作恆毛本作恆岳本作恒石經此恒字滅以他處定之此恒字亦當作恒顧炎武謂避穆宗諱是也此本尚沿其缺筆耳客踐席乃坐、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作客踐席主人乃坐案疏云乃坐者主人待客坐乃坐也經無主人字故正義申言之考文據以補入非也此等斷而有證、採校勘記檀弓下、使子貢問之、監本注疏作子路王制、用地小大、監本作大小曾子問、女氏許諾而弗

敢嫁、（監本弗作不）禮運、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監本八下脫之字）玉藻、入太廟說笏、非古也、（監本古作禮）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監本二作三）喪服小記、麻同、（下有）麻同皆兼服之、（六字監本脫）襍記下、視君之母與妻、（監本妻上復出君之二字）雍人拭羊、宗人視之、（監本視作祝）祭法、禘交宗祖、（監本作祖宗）孔子閒居、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監本參下多一于字）（錄九經誤字）

春秋左傳

隱元年、佗邑唯命、（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佗作他）其樂也融融、（惠棟補注融古文作彤文選張衡思元賦注引作其樂也彤彤云融與彤古字通案後漢書馬融傳豐彤對蔚豐彤猶豐融也）其樂也洩洩、（案洩洩一作泄泄考文提要作泄泄石經避太宗諱改宋以後本皆仍唐刻）此等按、豫凶事、非禮也、（石經豫作豫避唐代宗諱毛本改作預非也）五年、則公不射、（何焯挍本公改君非）七年、告終嗣也、（石經宋本岳本

足利本終下有稱字是也此等斷、采校勘記 宣十五年、爾用而先人之治命、監本脫而字 昭二十年、古若無死、監本作古者 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有子朝奔郊、四字監本脫 哀十六年、沈諸梁兼二事、監本脫沈氏錄九經誤字 公羊傳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唐石經監毛本同閩本眛作眛釋文邾婁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儀父本亦作甫于眛穀梁同左氏作蔑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宋鄂州官書本皆作眛○按說文眛从目末聲與从眛未聲之字有別眛與蔑古音同 何以名、鄂本以下同唐石經作何以不名按此設爲問答之辭此問何以名故下答之曰非名也字也若作何以不名則與下曷爲稱字意複此下字也一句爲贅矣注云據齊侯以祿父爲名故疑儀父亦名則何注本無不字唐石經當衍 此等按、四年、吾使脩塗裘、唐石經諸本同毛本脩改修非 石碏立之、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碏作踖惠棟九經古義云說文無碏字當從漢石經作踖 此等斷、采校勘記 桓十五年、祭仲存則存、祭仲亡則亡矣、監本則存下多一矣字 莊七年、列星不見則何以知

夜之中星反也、監本脫則字九年、其言取之何、監本脫言字二十七年、通季子之私行也、監本通下多一乎二十八年、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監本作後書僖元年、貶必於其重者、監本脫其字二十年、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監本災作異二十一年、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監本作以至此乎文十三年、周公用白牡、監本牡作牲十四年、淫乎子叔姬、監本乎作于成十六年、成公將會晉厲公、監本脫晉字襄二十七年、子苟欲納我、監本脫欲字二十九年、僚惡得爲君乎、監本惡作焉昭二十一年、春王三月、監本作二月二十五年、終弒之而敗焉、監本脫之字定二年、主災者兩觀、監本主作時

錄九經誤字穀梁傳隱公四年故貶也、閩監毛本同石經作故貶之也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左氏作歸祊惠棟云古方丙同字孔氏父字謚也、段玉裁云氏字衍孔父者字謚者以字爲謚也左傳曰諸侯之制以字爲謚亦見儀禮鄭注此等按、莊公二十有五年、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閩監毛本作鼓用牲于社言食言朔食正朔也非三十年周之分子也、閩監毛本同釋文分本或作介注同○案姚鼐云其文蓋本周之別子古別字作兆故傳本或作分或作介皆以古字形近而誤范甯時傳本未誤故注云謂周別子孫也唐以後其文舛失故疏解失之此等斷、採校勘記隱元年珠玉曰含、監本珠作貝八年曰入惡入者也、監本惡下脫入字而祭泰山之邑也、監本脫也字桓九年則是放命也、監本放作故莊二年爲之主者卒之也、監本脫主字六年春王三月、監本作二月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監本脫宋公衛侯四字十九年、其遠之何也、監本脫之字僖十年、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監本明下更多一明字文五年、賵以早而含以晚、監本作已晚八

年、不至復、監本復上多一而字宣七年、來盟者前定也、監本脫者字九年、楚子伐鄭、監本作楚八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監本脫于字成十三年、遂會晉侯齊侯宋公、監本脫齊侯二字十六年、存意公亦存焉、監本焉作也襄二年、六月庚辰、監本辰作寅十八年、非大而足同與、監本與作焉昭元年、三月取鄆、監本作二月四年、爲齊討也、監本討作封五年、以地來也、監本地上多一其字八年、弟兄不得以屬通、監本作兄弟不與滅楚、閔之也、監本作閔公十一年、一事注乎志、監本注作註定元年、此大夫、監本此下多一其字四年、一事而再會、監本作後而再會哀元年、子不志、三月卜郊、監本志作忘

錄九經誤字○九經誤字止此炎武曰今天下有九經之本以國子監所刻者爲據而其中譌脫實多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既不列於學官其學殆廢而儀禮則更無他本可讎其譌脫尤甚於諸經若士子各專一經而下邑窮儒不能皆得監本無怪乎經術之不通人材之日下也巳余至關中見

唐石壁九經復得舊時摹本讀之雖不無蹐駮而有足以正今監本之誤者以告後學亦庶乎離經之一助云云○九經者易書詩三禮三傳也

論語

學而章、不亦說乎、皇侃本說作悅後竝放此釋文出亦說云音悅注同案說文說說懌也从言兌聲一曰談說蓋古人喜悅字多假借作說也

有朋自遠方來、釋文出有朋云有或作友非案白虎通辟雍篇引朋友自遠方來又鄭氏康成注此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是舊本皆作友字

吾日三省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皇本高麗本交下有言字

食無求飽章、可謂好學也已、漢石經作可謂好學已矣皇本作可謂好學也已矣筆解作可謂好學也矣

不患人之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釋文出患不知也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案經義雜記云據釋文知古本作患不知也蓋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先進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同今邢疏及集注本皆作患不知人也人亦後人所加

此等按、

季康子問使民章、臨之以莊則敬、皇本臨下有民字又則敬則勸作則民敬則民勸案作臨民作臨之俱可若民之連用則不詞矣疑皇本誤

古者言之不出章、古者言之不出、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高麗本出下有也字四書考異云包氏注

女與回也章、回也聞一云古人之言不妄出口據其文或舊本經原有安字未可知若上一字則斷知其流傳誤衍以知十、釋文出聞一云本或作問字非此等斷、採校勘記

孝經 開宗明義章、無念爾祖、鄭注本作毋念左傳文二年趙成子引詩同此正義本則作無念卿大夫章、然後能守其宗廟、釋文云本或作庿此正義本則作廟案說文云庿古文廟字孝治章、故得萬國之懽心、鄭注本作歡此正義本則作懽萬石臺本作万注同按唐人千萬字多作万此等按、廣廣揚名章、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正義曰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一字故字御注加之案釋文注云讀居家理故治與上異讀似陸氏所據本亦無故字後人依石臺本增入非也諫諍章、不失其天下、石臺本無其字釋文同案正義本無其字漢書霍光傳云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陸德明云或作不失其天下其字衍耳此等斷、採校勘記

爾雅 釋詁第一、謔浪笑敖、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元本閩本同釋文亦作笑五經文字云笑喜也從竹下犬監本毛本作笑係據說文改通書準此釋詁第二、豫射厭也、雪牕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單疏本元本厭作猒釋文作厭此

等按、釋言第二、浹、徹也、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浹子協反郭音淺大昕云說文無浹字當作挾詩使不挾四方毛傳挾達也正義曰挾者周匝之義周禮所謂浹日周禮釋文挾日字又作浹凡挾作浹者皆後人所改菼、薍也、唐石經雪牕本同釋文薍五患反按此係釋草文誤入郭氏云菼草色如騅云云本上文菼騅也之注而在此下可證詩大車毳衣如菼毛傳菼騅也箋云菼薍也正義曰菼騅釋言文菼薍釋草文分析最清釋文薍字音亦後人竄入此等斷、採校勘記

孟子　梁惠王章、於牣魚躍、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於物云丁本作仞而民歡樂之、各本同音義出歡樂云本亦作勸樂臧琳曰按左傳昭九年注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正義曰衆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樂沛然下雨、音義出沛字云字亦作霈按初學記引此文正作霈挾太山以超北海、各本同音義出以超云超或作趨蓋亦反其本矣、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蓋作盍周廣業孟子四考曰按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蓋少貶焉檀弓子蓋慎諸並以盍為蓋此等按　文王事昆夷、閩監毛三本同音義石經廖本孔本韓本作混夷按詩緜混夷駾矣皇矣箋患夷即混夷與此經正合作昆非也未聞弒君也、石經孔本韓本閩監毛三本同足利本君上有其字非也公孫丑氣之

帥也、音義出之帥云本亦作師○按據干祿字書唐人師字多作師乃俗字也既又譌師此等斷採校勘記以上所採校言、皆從其畧、學者舉一反三可也、

十三經考證上

九諸經逸文

附引用諸書撰人

一易經有逸文而無逸篇　二書經有逸篇並有逸文　三詩逸甚多或篇或句或字　四春秋鮮穀梁逸文　五三禮逸篇逸文亦難悉數　六論語逸文較少　七孟子散佚畧多　八引竹柏山房總述四子逸文　九附諸書撰人以憑質證

經何爲而有逸哉、一曰經兵燹也、都城不守、書籍散亡、重復搜羅、篇章闕佚、如八大散亡篇所言是也、一曰當時無版本也、編簡爲書、流傳不廣、韋絕簡散、蒐聚難全、如書籍制度篇所言是也、一曰經筆削也、删訂贊修、取長棄短、一經淘汰、務去陳言、觀諸書源流篇可見也、經之有逸、殆職是之故歟、後儒搜求於殘編短簡之中、單句隻字、語有可采、輒登之典籍、以導來學、於是而逸文

易經有逸文而無逸篇

之賴以存者不少也、
易經、困學紀聞、越絕書、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
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說苑周公戒伯禽曰、
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
其身、謙之謂也、孔子曰、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
終故益、泄冶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君子所以動
天地、可不愼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今易無末一句、鹽
鐵論、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
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者、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
入於地、說文相字下、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曾記

歐陽公傳易圖序、因禮記經解、引易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以上皆今易所無、又竹柏山房古書拾遺中、所引逸文、散見於諸書者、多不勝舉、試畧述之、以下各經倣此文選閒居賦注、引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度、酈道元水經注序、引易稱天以一生水、後漢書梁節王暢傳、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太平御覽、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經典釋文、荀爽九家集註、其說卦傳文、乾後更有四、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坤後有八、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黃、爲裳、爲帛、爲漿、震後有三、爲玉、爲鵠、爲鼓、巽後有二、爲揚、爲鸛、坎後有八、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

書經有逸篇並有逸文

狐、爲蒺藜、爲桎梏、離後有一、爲牝牛、艮後有三、爲鼻、爲虎、爲狐、兌後有二、爲常、爲輔頰、

書經　羣經識小、唐誥、伯禽之命、並逸書也、困學紀聞、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誥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容齋隨筆、說文引書帝乃殂落、爲勛乃殂、竄三苗爲窾三苗、又圛圛升雲、半有半

無貘有爪而不敢以攫、及以相陵懱、維緢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按維緢有稽似即今呂刑維貌有稽句竹柏山房、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太平御覽、引尚書逸篇云、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風俗通、舜生姚墟、墨子、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旣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左傳昭公十四年夏、書昬暋殺賊、皋陶之刑也、白虎通、黼黻衣黃朱紱、亦謂諸侯也、史記引書曰、湯旣紺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至以令諸侯三十句、論衡感類篇、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呂

詩逸甚多或篇或節或句或字

春秋孝行篇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說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唐書五行志、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祿去君室、賞罰不由君、佞人執政、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莊子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荀子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韓非子書曰、紳之束之、春秋繁露、玉杯篇書曰、厥辟去厥祇、文選魏都賦注、尚書曰、宅山阜猥積、

詩經、 詩逸甚多、篇名之見於書史者、畧如貍首、鳩飛、

茅鴟、河水、新宮、驪駒、祈招、采齊、肆夏、樊遏渠、支祴、明明
崇禹生開、武宿夜、轡之柔矣之屬、其有他書所引者、如
論語素以爲絢兮句、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四句、莊
子靑靑之麥、生於陵陂四句、禮記射義曾孫侯氏、四正
具舉八句、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八句、韓嬰詩、
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大戴禮、驪駒在門、僕夫具
存四句、汲冢周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二句、皆逸詩也、
此外如戰國策秦武王篇、甘茂引詩曰、日行百里者、半
於九十、（案行百里句本古語見賈誼策）秦昭襄王篇、客卿造引詩曰、樹德莫
如滋、除惡莫如盡、（二語剡川姚氏本作引書）黄歇引詩曰、大武遠宅不涉、

范雎引詩曰、本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呂覽愛士篇引詩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古樂篇、有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逐之、乃爲三象之詩、權勳篇引詩曰、惟則定國、音初篇引詩曰、燕燕往飛、行論篇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原亂篇引詩曰、無日過亂門、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皆不見於三百篇中、皆逸詩也、

竹柏山房、左莊二十二年、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大戴禮用兵篇詩云、魚在在藻、厥志

春秋鮮穀粱逸文

在餌、鮮明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按德不塞、嗣武於孫子、論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史記商君傳、詩云、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墨子、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荀子、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新語辨惑篇、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後漢書樊準傳、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說文、詩曰、以晏父母、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注、韓詩曰、利爲用本、福爲禍先、

春秋左傳　晉記、文選、劉淵林吳都賦註、引左傳曰、天子經略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略分界也、是左傳逸文、

公羊　經義述聞、五行志下之下、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引公羊傳曰、食晦、今公羊無此傳、經義雜記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本與今同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二句何本無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何本同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二句何本無按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六藝論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審卽舒元所撰否讀書脞錄、攷工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鄭註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賈公彥疏引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傳文爲證、今按公羊有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而無天子僭天之語、此公羊逸文也、竹柏山房、顏之推

冤魂志、周春秋曰、周杜伯之國名爲恒、爲周大夫、至伏於弓矢而死一段、墨子、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至著在齊之春秋一段、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宏記室書、春秋曰、賢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進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鹽鐵論錯幣篇、春秋曰、算不及變夷、則不行、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說文、春秋傳曰、有空鴇、鴇、短衣也、通鑑魏紀一、侍中辛毗、引左氏傳曰、夏數得天正、

三禮逸篇逸文亦難悉數

禮　竹柏山房、晉語、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左傳文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列女傳、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人見過也、孟子、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白虎通、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說文、禮天子樹松、

諸侯柏、大夫欒、士楊、公羊宣公八年注、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漢書、王莽傳、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藝文類聚、草部、禮記曰、婦人或賜之茝蘭、則受、獻諸舅姑、蔡中郎集、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鹽鐵論、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風俗通、禮記、竽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史記、周本紀正義、周禮曰、辭不直、則言繁、目不直、則視眇、耳不直、則對答惑、色不直、則貌絶、氣不直、則數喘也、

論語逸文較少

論語　說文、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瑧猛也、又逸論語曰、如玉之瑩、初學記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也、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孟子散佚畧多

孟子　文獻通考、晁氏曰、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困學紀聞、史記六國表註、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日知錄、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

引竹柏山房總述四子逸

也人不思之爾、周禮大行人註、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之人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四書聚考、孟子考異、人也者仁也、合而言之道也、高麗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本皆無之、則知散佚也多矣、

竹柏山房、四子逸文、引初學記、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至 璪玉飾以水藻也、路史注、逸論語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說文、孔子曰、一貫三爲王、

王部推一合十爲士、士部㮚之爲言續也、鹵部貉之爲言惡也、豸部黍可爲酒、禾入水也、黍部牛羊之字、以形舉也、芈部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扣也、犬部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烏部在人下故詰屈、儿部史記商君傳、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鹽鐵論、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與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潛夫論愼微篇、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爲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爲誤中、未足以存、後漢書李固傳、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文苑徐

彥伯樞密論、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己患、終日言、不遺己憂、又云、終身爲善、一言敗之、惜也、隋書刑法志、孔子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楊升庵集、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卽孟子小體大體之論、風俗通、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後漢書郅惲傳、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繹史、引兼明書、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子之道也、

案竹柏山房、所載逸文、除以上諸經所引外、尚有連山逸文、歸藏逸文、書逸古文、周書逸文、三家詩逸文、竹書

附諸書撰人以憑質證

逸文、世本逸文、古逸書、緯候逸文等、其書盈寸、廣採萃編、亦考古家之一助、欲窺全豹、購取非難、茲惟畧述、以見一斑、可知古籍銷亡之後、搜羅殆難盡焉、

後附諸書撰人

呂春秋 秦呂不韋撰此書哀合羣覽大抵據儒書者十之八九參以道家墨家之書理者十之二三較諸子爲醇說詳專篇

新語 漢陸賈撰此書大旨主乎崇王黜霸而歸於脩身用人持論亦不悖於聖賢今載漢魏叢書

賈誼書 即漢賈誼新書詳賈誼篇

春秋繁露 漢董仲舒撰僞書考曰本傳稱仲舒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注謂皆其所注書名前儒之辨此書者多矣茲不備錄總以旣名繁露而其中又有玉杯竹林二篇與史傳所言不合皆以爲疑未有決者惟胡元瑞曰隋志西京諸子往往具存獨仲舒百二十三篇畧不著錄而春秋類突出繁露十七卷今讀其書爲春秋者僅十之四五其餘王道天道天容天辨等章率泛論性術治體至其他陰陽五

行之說尤衆皆與春秋不相蒙蓋不特繁露冠篇爲可疑併所命春秋之名亦非實錄也元瑞此說較似有理今載漢魏叢書

說苑 漢劉向撰載漢魏叢書詳劉向篇

鹽鐵論 漢桓寬撰昭帝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宏羊等建議相詰難寬集其論爲書凡六十篇今載漢魏叢書

蔡中郎集 漢蔡邕撰計十二卷皆文詩之屬隋志註此書至隋已非完本宋志共著錄僅十卷則散亡者尤甚矣今本爲雍正中陳留所刊文與詩共得九十四首證以張溥百三家集刻本多寡增損互有出入

白虎通 漢班固撰據後漢書固本傳稱天子會諸侯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乃東漢習尙使然又有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則禮之逸篇當時崇尙經學古義舊聞多存乎是爲治經者所從事也今載漢魏叢書

論衡 另有專篇漢王充撰此書大旨詳於自記一篇蓋內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虛僞故發憤著書其言多激文亦反覆詰難頗傷詞費儒者雖病其蕪雜然終不能廢也今載漢魏叢書

潛夫論 漢王符撰此書卷首讚學一篇論勵志勤脩之旨卷末五德志篇述帝王之世次志氏姓篇考譜牒之源流其中卜列相列夢列三篇亦皆雜論方

抜不盡指陳時政符與王充仲長統同傳韓愈因作後漢三賢贊今以三家之書校之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如論衡而醕正過之今載漢魏叢書

越絕書 漢袁康撰見漢魏叢書僞書考曰隋志始有稱子貢撰或曰子胥皆妄也據篇末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乃隱爲袁康字也又曰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承天屈原同名云云隱爲吳平字也康與吳平共著此書也楊用修曰此東漢人也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如黃絹碑等或據二書潤飾爲之未可知也

風俗通 漢應劭撰後漢書本傳稱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其書因事立論文辭淸辨可資博洽大致如論衡而敘述簡明則勝充書之冗漫

冤魂志 北齊顏之推撰之推爲顏子三十五世孫文獻通考作還冤志此書所述皆釋家報應之說惟文詞古雅不同小說家之冗濫

顏氏家訓 之推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古今家訓以此爲祖晁公武讀書志云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今觀其書大抵於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又能文之以經訓惟其中歸心等篇好言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今載漢魏叢書

廣韻 隋陸法言切韻元本

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撰類書

經典釋文 唐陸德明撰此書以先儒作經典音訓文乖詳畧又南北異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爾雅者皆著翻語以增損之

初學記 唐徐堅撰類書

唐書五行志 見新唐書

太平御覽 宋李昉等諸人撰類書

通鑑 宋司馬光撰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迹上起戰國下終五代歷十九年而書成淹通貫穿為史家絕作朱子思脩綱目以掩之卒不可掩

困學紀聞 宋王應麟撰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經天道地理諸子考史評詩文雜識共二十卷應麟博洽多聞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諸子而書中有辨正朱子語數條不相阿附亦不如明楊慎陳耀文國朝毛奇齡諸人之肆相攻擊蓋知漢唐諸儒學有根柢未可以空言妄詆又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故能考據切實並取兼收為考古家有用之書

容齋隨筆 宋洪邁撰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共七十四卷此書辨證考據甚稱精確

路史宋羅泌撰是書前紀九卷述三皇至陰康無懷之事後紀十四卷述太昊至夏履癸之事國名紀八卷述上古至三代諸國姓氏地理下逮兩漢之末發揮六卷餘論十卷皆辨難考證之文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撰此書因杜佑通典而廣之以通典八門析爲十九而增以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共爲二十四門所述事迹上承通典下迄南宋寧宗雖分條排纂不能如杜佑之翦裁鎔鑄成一家言然較之鄭樵通志自是有餘

日知錄國朝顧炎武撰此書前七卷論經義八至十二論政事十三論世風十四十五論禮制十六十七論科舉十八至二十一論藝文二十二至二十四雜論名義二十五論古事眞妄二十六論史法二十七論注書二十八論雜事二十九論兵及外國事三十論天象術數三十一論地理三十二爲雜考證

經義雜記國朝武進諸生臧琳撰琳博通經史百氏之書根據小學深入兩漢諸儒閫奧

讀書脞錄國朝進士仁和孫志祖撰其書考論經子雜家折衷先儒不爲武斷

羣經識小國朝進士高郵李惇撰此書考證古義辨正精審

瞥記國朝仁和梁孝廉玉繩撰此書據引經傳解理明確

繹史國朝馬驌撰此書著錄開闢至秦末之事首爲世系圖年表次太古次三代次春秋次戰國次外錄援據浩博考引詳密

竹柏山房國朝林春溥撰春溥之學以守約爲宗以實事求事爲務得宋學之純而兼漢學之博者著書竹柏山房十五種行世餘未刊書皆自序

此外如韓嬰詩、大戴禮、國策、國語、史記、前後漢書、隋書、梁書、汲冢周書、管子、墨子、莊子、韓非子、荀子、孔叢子、文選等、爲家喻戶曉之書、茲不贅敘、

傳所以釋經左氏拾春秋之餘緒編纂成書

十三經考證上

十經傳、

一傳所以釋經左氏拾春秋之餘緒編纂成書　二左傳爲史家鼻祖當列之史記之前以成一史　三羣經經皆有傳傳卽在經之中　四經傳初皆別行嗣欲省閱者兩讀具載本文　五傳有二義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　六證引諸說以見傳字之義所包甚廣

湖樓筆談、俞樾著曰、凡傳所以釋經、孔子傳易、實剏斯體、如經曰潛龍勿用、傳則釋之曰、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皆舉經文而申明之、所謂傳也、子夏之傳喪服、公羊穀梁之傳春秋、毛公之傳詩、皆用斯體、夏小正之有傳、亦其類也、獨左氏傳則不然、蓋左氏、非傳春秋也、孔子欲作春秋、先聚寶書、及春秋成而寶書皆糟粕矣、所謂得魚忘筌、得兎亡蹄也、然

左傳實史家鼻祖當列之史記之前以成一史

諸書所載、皆本當時國史、二百四十年事實、具在於斯、其聚之也既難、其棄之也亦可惜、於是左丘明、乃編纂之、潤色之、自成一書、與春秋本不相涉、間有舉經文而釋之者、不過竊聞緒論、一知半解、依附聖經、以自尊寵、微言大義、非所聞也、所采取不盡者、別爲外傳、卽今國語是矣、

左傳叙正義、家語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可知左氏、當日亦自有蒐羅采輯之功、是故孔子之作春秋、探驪而得珠者也、左氏之傳、皆鱗爪也、公

羣經經皆有傳傳卽在經之中

穀之徒、發明經義、譬猶焦明、（鳥之如鳳者）翔乎寥廓也、若左氏者、所謂羅者、猶視乎藪澤也、然其文章靡麗、敘述詳明、遂爲史家之鼻祖、雖不附春秋、而其書自不可廢、由是相承、傳注之外、別有記傳之體、史記平原君傳、徐廣注、引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是戰國紀載、已有傳之名、而太史公史記、遂有別傳矣、若左傳者、當列之史記之前、使成一史、不當厠之春秋之後、強名一經也、

解春集（國朝馮景撰）曰、十三經、經皆有傳、傳卽在經之中、如十翼傳易、三傳傳春秋、皆不待言、爾雅、書經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卽謂論語之傳

經傳初皆別行欲省閱者兩讀具載本文

傳有二義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

也、孝經內有經有傳、金仁山曰、周官一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由是觀之、周禮非經也、傳也、

經中之傳如論語鄉黨之類皆是學者其心領神會可也

孔穎達詩疏、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註、乃云欲省閱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未審此時引經附傳、是誰爲之、

傳有二義、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訓詁之傳、主於釋

證引諸説見傳字之義所包甚廣

經、載記之傳、主於紀事、漢晉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爲紀事之書、所謂載記之傳也、故漢世左傳、與春秋分行、至杜元凱作集解、始割傳附經、然經止哀公十六年、而傳則終於二十七年、後儒不察、乃反據杜本、妄議左氏之書、甚矣其惑也、

博物志、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日知錄、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容齋隨筆、晉唐至今、謂宋也諸儒訓釋六經、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指其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

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眞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鐸椒見漢藝文志）虞卿微（虞卿周游說之士）傳、三曰通、如洼丹（後漢儒林傳字子玉南陽首陽人傳孟氏易）易通論、名爲洼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今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尚存、其餘不數覯矣、

此外有本乎經傳、以成一家言者、如太史公之史、其體本乎尚書、司馬公之通鑑、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嬰之韓詩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

可謂傑出矣、

自劉向列女傳出、（列女傳其源出於史記儒林游俠貨殖刺客諸傳而別爲一書）而傳記日繁、（高士傳神仙傳等皆是）如叙一人之始末、或衆人之事爲、皆其屬也、特與經義無甚關係、惟宋王宙撰春秋列國諸臣傳三十卷、凡一百九十一人、各爲傳贊、書錄解題稱其議論醇正、於經義多所發明、故徐乾學刻之於九經解中、然其論斷、自是史學、非一一明筆削之旨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論斷，自是史學，非一言明通則之旨也。

通，於經義多所發明，故後來學者，刻之於九經解中，然其

後。凡一百九十一人，各為傳贊，書法謹嚴，頗稱其議論，高

與經義無甚關係。惟宋王當撰春秋列國諸臣傳三十

[illegible] 如敘一人之始末，或采某人之事，為括其屬也。特

自劉向列女傳出，[illegible] 而傳記行，[illegible]

[illegible]

釋緯字之義而述其緣起

十三經考證上

十一、經緯

一釋緯字之義而述其緣起　二緯書儷經而行多孔門七十子之遺言　三史公戴聖已得見緯書非起於漢哀平之世　四緯書純駁雜存精粗互見要爲術士之言　五河圖洛書相爲經緯　六河圖洛書雖本於易要難盡信　七敘自易以下諸經緯文之數　八緯侯多怪誕之事似宜察別

釋名曰、緯、圍也、反覆圍繞、以爲經也、圖、度也、盡其品度也、讖者、纖也、其義纖微也、此三者、同實異名、通志藝文畧、讖緯之學、起於前漢、及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獨非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重其制、隋煬帝

緯書儷經而行多孔門七十子之遺言

發使四方、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有其學、至唐惟餘書、易禮樂春秋論語、孝經七緯、詩二緯、共九緯書而已、經藝叢鈔、七緯儷經而行、多孔氏七十子之遺言、相傳孔子既述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別立緯及讖八十一首、以遺來世、後爲方士所采取、又以誕妄之說附益之、故其言有醕駁、今散見於諸書者、可別白也、後儒不察、以緯候之書、起於西漢哀平之際、斥其僞妄、欲一概屏之、亦過矣、按倉頡篇云、讖書、河洛書也、秦語、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籙圖云、亡秦者胡（指胡亥秦二世名也）也、史記

史公戴聖已得見緯書非起於漢哀平之世

秦本紀、有人遮使者曰、明年祖龍（祖始也龍喻帝王謂始皇也）死、此即緯讖之言也、

太史公自序、引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緯文、又易曰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徐廣註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禮記經解、亦引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則史公與戴聖已得見緯書矣、前漢翼奉傳、臣學齊詩、聞五際之要、五際之說、本於詩緯、楊雄太元經、張行成、謂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而焦贛以六日七分、更直用事、各有占驗、洪适隸釋、載小黃門焦敏碑、稱其先故國師焦贛、

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緯讖已爲焦氏京氏之所授受矣、張衡不信緯書、然其所作思元賦、有云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則亦以秦時已有讖書矣、逌光武應符讖而興、遂篤信不疑、至讀之廡下、故其書大行於東漢、咸以通七緯爲內學、通五經爲外學、其見於范史及諸碑碣者、無論、而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鄭康成何休、亦以讖注經、使果出於哀平王莽之時、則賈鄭諸大儒、必不以此汩經、況證以春秋外傳、及史遷班固諸書、其非起於哀平之世明甚、

緯書純駁雜陳精粗互見要爲術士之言

困學紀聞曰、至隋而搜焚其書、今惟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制、删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總之緯之爲書、好言符命、經義叢鈔曰、易書春秋言災異者多、故緯書亦多、詩禮樂言災異者少、故緯書亦少、其言純駁雜陳、精麤互見、推其原始、不過術士之言、與經義初不相涉、至後人造作緯書、則因圖讖、而牽合於經義、談經之家、以其書出前漢、去古未遙、彼時學者、多見古書、凡爲著述、必有所本、不以其不經、而盡廢之、斯可謂持平之論矣、

河圖洛書相爲經緯

河圖洛書雖本於易要難盡信

陳潛室曰、經言其正、緯言其變、河圖洛書、互爲正變、主河圖而言、則圖爲正、書爲變、主洛書而言、則書爲正、而圖又爲變、二圖雖縱橫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謂相爲經緯也、

朱子曰、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故一時不可得而破除也、（此朱子信緯之言也）鄭康成注易、用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鄭所稱河圖洛書、今多見開元占經、未必太古時文、此則鄭氏信讖緯之

自易以下諸經緯文之數

過其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困學紀聞易緯有六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有五璇璣鈐考靈曜刑德考帝命驗運授期詩緯有三推度災汜（漢注作記）歷樞含神霧禮緯有三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有三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有二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有十三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以上七經緯書凡三十五篇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隋經

緯候多怪誕之事似宜察別

籍志曰、七經緯三十六篇、不知所漏者、何經何篇也、太平御覽總目內、又有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耀、春秋緯、命歷序、孝經緯、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緯候之書、自光武篤信之後、諸儒習爲內學、視之甚重、蓋其附比經義、勦襲古語、動能取信於人、不知凡所徵引、皆緯書襲用古人之言、非古人預知緯書而引之、如史記天官書、引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祇稱故曰、不稱緯曰、而春秋文曜鉤有之等是也、譙京說易、流於術數、咸以明緯推之、其實讖贛時、安得有緯耶、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繙十二經以說老聃、其說本

屬汗漫、而說者以六經六緯當之、謬矣、總之緯雖儷經而行、雜以方士誕妄之說、神怪災異、遂多不根之談、士人讀書、首貴明理、怪誕之事、孔子不言、儒者津津樂道、既非至理、又乖師法、於經義曾何所益乎、惟是輾轉播遷、已非一日、不得不摭集羣說、以備一端、承學之士、其知所察別也可、

爲學皆道堯舜而儒墨異趨

十三經考證上

十二爲學各樹門戶

一爲學皆道堯舜而儒墨異趨　二人之才識各殊十二子不無偏見　三經生家數漢時各樹門戶　四東晉以後經學又分南北　五康成朱子訓詁義理攸分　六經學三變以見古今大概　七歷敘諸家派別見本朝門戶亦殊　八累代師承各信授受得失昭然

今夫人之爲學、欲明乎堯舜之道也、樂堯舜之道、莫如孔子、而不知同樂堯舜之道、而與孔子相反者之更有墨翟也、嘗讀韓非顯學之篇、論儒墨矣、孔子、儒之至也、何以自其死後、儒派不一、有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墨翟、墨之至也、何以自其死後、有相里氏之

人之才識各殊十二子不無偏見

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是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亦分爲三、取舍相反、而皆自謂其眞、孔墨已遙、誰爲之定後世之學、猶之孔墨俱道堯舜、堯舜已遠、誰爲之定儒墨之誠乎、當時去古猶近、儒墨之眞、且莫能定、今欲於數千年之後、定經言之眞謬、不亦難乎、

夫人之才智見識、各有不同、賢如思孟、子思孟子尚不見善於荀卿、觀荀子非十二子篇、謂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愼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皆不免於有過、夫十二子者、皆賢人也、子思孟子、尤賢人之傑出者也、而荀卿猶以爲未足、何也、以其皆不免於偏也、然則後人

經生家數漢時各樹門戶

之不及子思孟子、而立爲經學名家者、其獨無偏見哉、況乎經生家數、往往各樹門戶、如漢時十四博士、易則施讎、孟喜、梁邱賀、京房、四家、書則歐陽和伯、夏侯勝、夏侯建、三家、詩則申公、轅固、韓嬰、三家、禮則戴德、戴勝、二家、春秋則嚴彭祖、顏安樂、二家、（下卷諸經源流中者詳述焉）後人奉爲師承、守乎家法、降而唐及五代之說經者、皆莫能外、迨乎宋儒、闡明經理、乃大異乎漢人之學、別樹旗幟、明代至今、雖重宋學、而漢學亦復講求、參互考證、以知其說、噫、同一經也、而有師法以承之、家法以別之、雖曰殊途同歸、要難逃乎偏見、後人博覽羣書、每苦莫衷壹是、甚有

東晉以後經學又分南北

無參驗而必之、弗能必而據之者、初學識見未充、幾致神迷而目眩、此自來經生家之通弊也、

東晉以後、經學又分南北、自唐而下、有南學而無北學、北史儒林傳序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愼、尚書、左傳、則鄭康成、南北之不同如此、若五經正義中所謂定本者、出於顏師古之手、師古之學、本於其祖顏之推、之推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則師古之據南本爲定可知也、孔仲達本兼涉南北學、惟其爲正義時、已有顏氏考定本在前、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此竟廢、

康成朱子訓詁義理攸分

至如宋有朱子、一似漢有鄭康成、皆博識宏見卓絕千古、然康成註書詩易禮記儀禮論語孝經、凡百萬餘言、今之學者、鮮有誦習、蓋以康成之學、雖爲後儒宗尙、然未若朱子之精於說理、集諸儒之大成、發前聖之秘蘊、爲宋時一代儒宗、惟其爲陰陽性理之言、則猶未免與道家相近、至陸氏象山之學、尤近禪理、雖同爲心學、一則歸本義理、一則專務知覺、儒佛不同、樞要只在乎此、此皆門戶所由分、而學術所由變也、元明迄今、皆蹈此病、特學者往往不自知耳、

經學三變以見古今大概

經學古今之間、有三大變焉、而小變不預焉、有漢學焉、

歷敘諸家派別見本朝門戶亦殊

有宋學焉、有本朝之學焉、漢學長於訓詁、宋學長於義理、本朝則長於考證、自漢至唐、其學小變、然皆漢學也、自宋至明、其學小變、然皆宋學也、本朝則有爲漢學者焉、有爲宋學者焉、有混漢宋之學、而自爲一家者焉、而其所長、則皆考證也、此古今經學之三大變也、

至所謂本朝考證之學、爲漢學專門經學者、自顧炎武、張爾歧、陳啟源、毛奇齡、迄鄒漢勛等、百五十二人、皆督守漢人家法、實事求是、義据通深者、漢宋兼采經學家、如黃宗羲、昆季、王夫之、錢澄之、萬斯大兄弟、迄錢儀吉、黃式三、五十人、皆博綜羣說、確有心得者、理學家、陸王

兼程朱之學、如孫奇逢、魏象樞、湯斌三人、皆徵實際而有定論、其所著書、俱平實可行、不涉迂陋微眇、程朱之學、如陸世儀、張履祥、暨陳宏謀十一人、陸王之學、李中孚、李紱二人、理學而別爲宗派、則顏元、李塨、王源三人、理學而兼通釋典、則羅有高、汪縉、彭紹升三人、以上諸家、雖非經史專門、亦皆博通今古、無淺陋者、他若經學史學兼理學家、如黃宗羲、顧炎武、方苞、方於史學不尙考据而極究心經濟全祖望、姚鼐、小學家、國朝經學家皆通小學爲舉其尤深者自顧炎武至許瀚六十三人、其間說文、以嚴可均、段玉裁、鈕樹玉爲最、音韻、以顧炎武、江永爲最、訓詁、以郝懿行、王引之爲最、校勘家、

累代師承各信授受得失昭然

自何焯至汪遠孫三十一人、其間以戴震、盧見曾、丁杰、顧廣圻爲最、金石家、自黃宗羲至莫友芝四十六人、以上小學校勘金石三家、皆於經學攸關、故兼及之、見國朝實學之盛焉、（右生存人之精考證者不錄）

尸子（藝文志作周晉人秦相衛鞅客也）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不已、皆弇於私也、自專門之學興、而教授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於是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迄乎東京、碩學大儒、賈逵服虔外、咸推高密鄭君、

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氏上僞書、費氏爲義疏、于是宋齊以降、師承淩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尙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愼、尙書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禮則同尊于鄭、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靑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杜預字之左氏、但行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世所尙、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

哉、唐太宗創業干戈之中、不廢詩書之業、即位後讐正五經、頒行天下、命儒臣爲義疏、惜乎孔沖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意、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僞孔、穀梁退麋氏而進范甯、論語則專主叔平、何晏字舍珠玉而收瓦礫、莫此甚矣、宋初承唐之弊、而非聖亂經、較唐爲甚、如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有元以制藝取士、古學殆廢、明三百年、四方俊秀、困于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博聞、經義之晦、幾同長夜、迄本朝而崇尚實學、古

義復明、談經之儒、接蹤興起、俾數千年之沈晦鬱結者、煥若日星、經學殆于斯爲盛歟、以上皆因門戶各分畧述梗概觀第二卷下各有專篇優劣得失較爲詳析庶學者一覽可知